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七

失譯人 名 附 秦 錄

禍九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薩婆國竭闍池岸爾時  
世尊月十五日在僧前坐說戒當於是夜月  
初出時婆耆奢在彼衆中作是念言我今欲  
以月爲喻讚歎於佛作是念已從座而起合  
掌向佛言世尊我今欲有所說唯願善逝垂  
哀聽許佛告婆耆奢聽汝所說尊者婆耆奢  
即說偈言  
猶如盛滿月 無雲處空中 光明照世界

永樂北藏

別譯雜阿含經

第六〇冊

一切皆樂見 釋迦牟尼尊 世間大導師  
端嚴甚殊特 名聞悉充滿 月出白蓮榮  
日現紅蓮敷 從佛受化者 譬如華敷榮  
開彼宿善根 悉令見道跡  
時婆耆奢說此偈已歡喜踊躍還于所止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與無央數大衆圍繞而爲說法爾  
時尊者憍陳如適從餘處來詣佛所頂禮佛  
足在一面坐時尊者婆耆奢亦在會中作是  
念言我今欲在佛前以偈讚憍陳如作是念

已從座而起白佛言世尊唯願聽我少有所讚佛告婆耆奢隨汝所說尊者婆耆奢即說偈言

上座比丘憍陳如 安處實語住利樂  
常樂空閑寂靜處 聲聞所求佛教法  
悉皆逮得不放逸 有大威德具三明  
知心差別諸善根 如來長子憍陳如  
歸命稽首禮世尊

時婆耆奢說此偈已歡喜踊躍還于所止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舍利弗在講堂中爲衆說法言音  
滿足能使聽者心意喜樂言詞正直聞者開  
解心無所爲所說辯了諸比丘衆至心聽受  
聽者悅豫尊重恭敬至心意念等同歡喜聽  
受其法爾時尊者婆耆奢在於會中心作是  
念我欲以偈讚舍利弗作是念已即整衣服  
從座而起合掌白舍利弗言唯願尊者聽我  
所說爾時尊者告婆耆奢言若有所說恣聽  
汝意即說偈言

善哉舍利弗 明知道非道 爲諸比丘僧

略廣而宣說  
聞者皆悅豫  
大衆聽無厭

此優婆塞駛  
出聲和雅妙

出於微妙音  
可樂甚可愛

時婆耆奢說此偈已歡喜踊躍還于所止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住龍山側與大

比丘衆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所

作已辦捨於重擔盡諸有結心得解脫爾時

尊者目連觀察時座五百比丘皆離愛欲爾

時世尊在衆僧前敷座而坐當於爾時月半

說戒時尊者婆耆奢亦在衆中而作是念我

今在於佛僧之前欲有讚說即從座起整其  
衣服合掌向佛而作是言唯願世尊聽我所  
說佛言婆耆奢隨法所說爾時尊者婆耆奢  
即說偈言

無上之商主

在於龍山側

智慧能撫慰

滿九

三

五百比丘僧

目連神足者

觀察五百心

知此諸比丘

咸斷欲結使

一切皆具足

牟尼大聖尊

能度於苦岸

世間最後身

我今歸命禮

瞿曇之本師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夏

坐安居爾時世尊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辦捨於重擔盡諸有結正智心得解脫唯除一人如來記彼現身盡漏於七月十五日自恣時到佛於僧前敷座而坐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當知我是婆羅門於般涅槃受最後身無上良醫拔於毒箭汝等皆是我子悉從於我心口而生是我法子從法化生我今欲說自恣我身口意無過失不爾時尊者舍利弗在衆中坐從座而起整其衣服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如

佛所說我是婆羅門於般涅槃受最後身無上良醫拔於毒箭汝等皆是我子悉從於我心口而生是我法子從法化生我等不見如來身口有少過失何以故世尊能使不調者調不寂滅者使得寂滅苦惱之者能使得安隱未入涅槃者使得涅槃如來是知道者是示道者是說道者是導道者將來弟子相續不絕世尊教法次第修道恒相教習隨順正法常應擁護親愛善法我等不見世尊若身口意有少過失舍利弗言世尊自恣說我若

身口意有所闕短垂哀教勅佛告舍利弗我不見汝有少過失何以故汝舍利弗堅持淨戒多聞少欲知足遠離憒鬧樂於閑靜有精進具足定心智慧疾智捷智展轉智有大智種別智唯除如來諸餘智慧無能及汝深遠之智成就實智示教利喜心無嫉妬見他四有能示教利喜隨喜讚歎若爲四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說諸法無有疲厭是故汝今若身口意無有少過舍利弗白佛言世尊頗見是五百比丘於身口意有少過不佛告

舍利弗我不見五百比丘於身口意有少過失何以故是五百比丘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辦捨於重擔逮得已利盡諸有結正智心得解脫以是義故我不見是五百比丘若身口意有少過失舍利弗復白佛言世尊終不譏彼小闕亦不見五百比丘若身口意有少過失世尊此五百比丘幾具三明幾得俱解脫幾得慧解脫佛言此比丘衆中九十比丘具於三明有百八十得俱解脫其餘之者盡慧解脫舍利弗言此五百人離諸塵

垢無有腐敗悉皆真實爾時婆耆奢在彼眾  
中而作是念佛今自恣我今欲說讚自恣偈  
婆耆奢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唯願聽我所  
說佛言婆耆奢隨汝所說婆耆奢即說偈言

此十五日清淨朝 五百比丘共同處

稱九

五

皆悉斷於結使縛 盡於後有之大仙  
誠心親近淨世尊 悉得解脫離後有  
斷於生死所作辦 諸漏已盡滅掉悔  
除貪僞慢斷有結 拔愛毒箭滅愛有  
人中師子離諸取 盡諸有結滅怖畏

如似轉輪大聖王 羣臣翼從而圍遶  
遊行大地至巨海 譬如鬪戰得大勝  
無上商主弟子眾 悉具三明滅於死  
斯等皆是佛真子 離諸垢穢純清淨  
如日親友今敬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婆耆奢在空靜處將欲檢心繫念  
思惟卒起異想生不喜樂即自覺知我於今  
者便失善利夫出家者名為難得若有是心  
不名難得我今便為退失善心得于惡心今

當說心多諸過惡說厭患偈時彼尊者即說  
偈言

棄捨樂諸著	及不樂著者	捨衣貪嗜覺
不造煩惱枝	欲枝下垂布	衆生樂緣者
能斷於欲枝	是名爲比丘	不垂下著欲
無林名比丘	第六意出覺	然此欲覺者
世間所樂著	若得出覺意	能離非結著
不樂於勝欲	樂出麤惡言	不名爲比丘
樂嗜於受身	因見聞意識	想著生五根
能離欲想著	不受塗汙辱	是名得解脫

大地及虛空 世間有色處 悉皆歸散壞  
一切同盡滅 知見是事已 行法已決定  
諸處不生受 質直不諂僞 雖求念存身  
爲有所利益 若能如是者 同彼入涅槃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婆耆奢與阿難俱著衣持鉢入城  
乞食見一女人年在盛壯容貌端正便起欲  
想爾時婆耆奢尋自知覺極自呵責我今名  
爲不得出家之利我之壽命極爲難得若生  
是心名爲不善寧捨壽命不作欲想我於今

者不名出家何以故見於盛壯端正女人即起愛心若生此心非我所宜即向阿難而說偈言

爲欲結所勝 焦然於我心 唯願爲我說  
除欲善方便

爾時阿難即說偈言

起於顛倒想	能焦然其心	淨想能生欲
應修不淨觀	獨處而坐禪	速滅於貪欲
莫數受焦然	常觀察諸行	無常無有樂
并及無我法	安心念此身	多猷惡生死

修習正智慧 除七慢結使 若知斷慢已  
苦則有邊際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長者請佛及僧施設大會爾時世尊與  
諸大眾圍遶至彼大長者家時彼尊者婆耆  
奢於僧直次守于僧坊當於爾時有多女人  
詣彼僧坊時女人中有一端正美色之者時  
婆耆奢觀斯事已爲色壞心生於欲想復自  
思念我今妄想失於大利斯於非利人身難  
得命終亦然若生是心名爲不善寧捨壽命



不作欲想我於今者不名出家何以故見於  
少壯端正女人不自制心便生欲想我今當  
說厭惡之患即說偈言

我今捨俗累 住於出家法 無明欲所逐  
將失本善心 如牛食他苗 甘味無制者

五欲亦如是 貪嗜無慚恥 若不禁制者  
必害善法苗 譬如剎利子 具習諸技藝  
設有善射術 具滿一千人 如是剎利子  
戰鬥力勝彼 比丘念具足 如彼剎利子  
常持智慧力 斷滅於欲覺 既除欲覺已

快樂常寂滅 我親佛前聞 二種之親友  
趣向涅槃道 是我心所樂 我修不放逸  
處林住空寂 我熟讚於心 是名立正法  
後必趣於死 若得涅槃時 當知是惡心  
云何能見我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婆耆奢於有德者謙順柔軟諸比  
丘所心生憍慢尋自覺知呵責於己我極失  
利都無饒益人身難得出家難遇我既得之  
不能謹慎輕於出家輕於壽命以己智能輕

憊於彼謙順柔軟有德比丘我今當說厭惡  
慢心即說偈言

汝悉捨諸慢 不應自貢高 莫以慢自退  
後悔無所及 一切諸衆生 皆爲慢所害  
爲害墮地獄 是故我今者 不應恃才辯

而生憍慢心 若遠憍慢者 能捨諸障蓋  
淨心懷恭敬 獲得於三明 謙卑如是者  
名得念比丘 憍陳如舍利 龍脇及自恣  
不樂及欲結 出離及憍陳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婆耆奢獨處閑靜善能修已勤行  
精進終不放逸住如是地逮得三明時尊者  
婆耆奢作是念我今獨處閑靜逮得三明我  
欲讚已所得三明即說偈言

我昔如荒醉 經歷諸城邑 遊行得值佛  
即蒙大福利 瞿曇大慈悲 爲我說正法  
我聞正法已 即得清淨信 雖離出家者  
世間大導師 導化無不普 男女及長幼  
中年及老病 佛是日親友 能不善方所  
衆生無明盲 將導示其門 云何名爲門

所謂四真諦 從因則生苦 從苦得出家  
見於八正道 拔出諸眾生 安隱處涅槃  
我修不放逸 林野空寂處 獲得於三明  
作佛教已訖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佛九

爾時佛告諸比丘我今欲演說四句偈法汝  
等至心諦聽諦聽我今當說云何名為四句  
義法

善說最為上 仙聖之所說 愛語非麤語  
是名為第二 實語非妄語 是名為第三

說法不非法 是名為第四 是名演四句  
四句之偈義

爾時婆耆耆在眾會中而作是念佛今演於  
四句之法我今欲於一句以一偈讚爾時婆  
耆耆即從座起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我今  
婆耆耆欲有所說唯願聽許佛告之言恣聽  
汝說爾時婆耆耆即說偈言

諸有所說不惱已 亦不害他名善說  
常當愛語令他喜 亦不造作諸過惡  
從諸佛口有所說 必得安隱趣涅槃

能斷諸苦讚善說 實語甘露最無上  
實語應語得大利 安立實說善丈夫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佛告諸比丘世有良醫能治四病應爲  
王師何謂爲四一善能知病二能知病所從  
起三者病生已善知治愈四者已差之患令  
更不生能如是者名世良醫佛亦成就四種  
之法如來至真等正覺無上良醫亦拔衆生  
四種毒箭云何爲四所謂是苦是苦集是苦  
滅是苦滅道佛告比丘生老病死憂悲苦惱

如此毒箭非是世間醫所能知生苦因緣及  
能斷生苦亦不知老病死憂悲苦惱因緣及  
能斷除唯有如來至真等正覺無上良醫知  
生苦因緣及以斷苦乃至知老病死憂悲苦  
惱知其因緣及以斷除是以如來善能拔出  
四種毒箭故得稱爲無上良醫爾時尊者婆  
耆奢在彼會坐作是念言我今當讚如來所  
說拔四毒箭喻法即從座起合掌向佛而說  
偈言

我今歸命佛 愍於羣生類 最上第一尊

能拔出毒箭 世有四種醫  
所謂療身疾 嬰兒眼毒箭  
過於彼世醫 能以智慧鉅  
如來治身患 過於彼世醫  
唯能治四大 如來善分別  
以此法能治 三毒身重病  
六界十八界 以此法能治  
能治嬰愚病 最勝無上尊  
瞿曇之大師 醫王名迦留  
復有一明醫 名為婆吁盧

能治四種病 如來治眼疾  
扶無明眼膜 世醫所療者  
六界十八界 如來善分別  
三毒身重病 故我今敬禮  
多施人湯藥 瞻毗及耆婆

如是醫王等 皆能療眾病 是等四種師  
治者必得差 雖差病還發 亦復不免死  
如來無上醫 所可療治者 拔毒盡苦際  
畢竟離生死 終更不受苦 無量億那由  
阿僧祇眾生 佛治令盡苦 畢竟不還發  
我今白大眾 諸賢在會者 甘露不死藥  
咸當至心服 諸人應受信 最上治目者  
療身拔毒箭 諸醫無與等 是故宜至心  
歸命瞿曇等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

時尼瞿陀劫波比丘住彼第一曠野林中而此野林中復有一林時此比丘於彼遇病尊者婆耆奢供給彼病尼瞿陀劫波比丘因此病故即入涅槃爾時尊者婆耆奢耶旬供養和尚尼瞿陀劫波已漸次遊行至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婆耆奢於其晨朝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乞食已洗鉢收攝坐具往詣佛所整其衣服合掌向佛說偈問曰  
我今欲問佛 無量之解慧 現在斷疑惑  
於曠野城中 比丘入涅槃 生來有福德

守攝身口意 兼有大名聞 尼瞿陀劫賓  
佛爲作是名 佛爲婆羅門 立如是名字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諸大聲聞耆舊之等於佛左右各造菴  
窟於其中住時憍陳如頗發耆賢跋溝摩訶  
南耶舍那毗摩羅牛呵尊者舍利弗摩訶目  
連摩訶迦葉摩訶俱絺羅摩訶劫賓那尊者  
阿那律尊者難陀迦尊者鉗比羅耶舍餘羅  
俱毗呵富那拘毗羅拘婆尼泥迦他毗羅如  
是等輩及諸餘大聲聞各於草菴諸窟中住

於月十五日布薩爾時如來於眾僧前敷座而坐尊者婆耆奢亦在會中即從座起叉手合掌白佛言聽我所說佛言我今恣汝所說爾時婆耆奢即說偈言

諸大比丘等 必乾竭欲愛 棄捨諸積聚

四九

勇悍無怖畏 知時如節量 不貪嗜五欲

十二

離一切垢穢 深心有黠慧 有如斯事故

名為大比丘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婆耆奢來至毗舍佉鹿子母講堂

中遇病因篤爾時富匿於彼瞻病時尊者婆耆奢告富匿言汝可往詣於世尊所如我婆耆奢頂禮世尊足下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無諸苦不爾時富匿受尊者教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合掌白佛言世尊婆耆奢比丘在毗舍佉講堂中病疹困篤而語我言往世尊所稱我名字頂禮佛足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無諸苦不爾時富匿復白佛言此婆耆奢或因困疾即入涅槃唯願世尊屈意往彼如來默然受富匿語爾

時富陁即還詣尊者婆耆奢所白言如上我問訊已復啓世尊婆耆奢或因病入于涅槃世尊默然聽受我語爾時世尊從禪定起即往毗舍佉講堂婆耆奢所時婆耆奢遙見佛來自力欲起佛告之曰不須汝起爾時世尊別敷座坐告婆耆奢汝今身體苦痛爲可忍不能飲食不時婆耆奢白言此痛轉增無有瘳損今我所患譬如力士捉儻人髮總搥揉捺我患頭痛亦復如是又如大力殺牛之人以刀刺腹割其腸肚我患腹痛亦復如是

又如瘦人爲有力者强捉炙身體焦然我苦體痛亦復如是我於今日欲入涅槃我於最後欲讚於佛佛告之曰隨汝所說即說偈言

本云  
少偈

本如酒醉

四句讚

龍脇拔毒箭

尼瞿陀劫賓入涅槃

讚大聲聞

婆耆奢滅盡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七



音釋

僑陳如也梵語也此云火器尊者姓  
 作銀邊速挾於決切膜慕各切肉牛同書  
 切掠器也切之切牛同尊者之名丑月切疹疾癰切  
 即梵云憍梵波提也揉用由切以手挺也  
 臧莫結切揅也手拔也揉捺捺奴曷切手按也

永樂北藏

別譯雜阿含經

第六〇册

永樂北藏

別譯雜阿含經

第六〇冊